

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

——以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高椿霞

(四川民族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四川 康定 626001)

【摘要】余华坚守以人为本体的乡土叙事。本文将余华的乡土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个案文本,通过平民生存的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叙事话语三方面,分析作家余华的乡土文本如何重构了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

【关键词】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叙事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3-0033-04

小说大师米兰·昆德拉曾说:“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迷。您一旦创造出一个人物,一个小说人物,您就自然而然要面对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立其上的基本问题之一。”^[1]当代作家余华正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关注自我之迷的作家,他坚守小说以人为本体的创作,并通过人个体本真的生存和体验来彰显自我,以自我关照他者,以他者昭示自我。

余华从八十年代开始以先锋荒诞的另类书写在文坛异军突起,倍受文坛关注。特别是九十年代的现实乡土叙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更让作者声名鹊起,对他的评论也再度风起云涌,国内外好评如潮。这是作者对人的生存和生命始终如一的关怀和思考。两部作品都以乡土中国农民苦难的生活和艰辛的生命际遇为中心建构全篇,文本真实、冷静、客观写实地展现了乡土子民本真的生命状态。作为老中国的儿女们,平民大众占绝大多数,他们可能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或高雅的追求,无非就求个安稳吃个饱饭,他们何其平庸但又何其真实。当代著名作家曹文轩曾言:“中国文化却更浓重地涂就了平民文化的色彩。……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未能做到从平民悲剧的框架之中逃逸出来。人物所经历的苦难,总离不开物质匮乏所造成的苦难。”^[2]平民文化促成平民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余华乡土小说创作以平民为书写焦点,对像福贵和许三观一样的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和人生境遇予以了深切的关注和思考,重构了乡土文学本真的平民生存叙事。

一、平民生存的叙事视角

阅读余华的作品,你就会与他笔下的人物胶着在一起,同他们笑和他们哭,真真切切体验到主体生命的苦难存在。如此真实可感的艺术世界源于

作者的叙述策略和叙述视角。在叙事文学中,叙述者和故事以何种视角被建构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它将直接影响读者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随着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由远而近,由全知到不知,小说的艺术结构相应地发生着变革,最终形成叙事的三种结构模式。”^{[3]P188}——全知视角、限制性视角和外聚焦模式。余华的乡土叙述文本对叙述视角有所创新和突破,让叙述视角尽可能促就人物生活的本来面目,与读者相亲近,使读者对人对世沧桑绵长深思,意味悠远。

《活着》中作者打破单一的叙述视角而采用双重叙述视角来展示人物的生存过程,小说以“我”即民间采风者的视角进入文本,在农村“我”遇见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福贵就成了文本第二个且主要的叙事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向我讲述他苦难而悲凄的一生。他遭遇了所有至亲至爱的离去,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叫“福贵”的老牛相依相偎。作者通过福贵自身的平民叙述视角讲述自己的人生,更能真实而明白地诠释生活的真实。每每福贵讲到最悲痛欲绝的时候,“我”这个叙述者就会再度出现与福贵进行现实的交谈和发表简短的评论,让读者和“我”暂时跳出悲痛的故事,达到阅读的间离和情绪的调控,让读者荡出情节的痛苦和束缚,回到现实调整心绪,并唤起对以后情节的审美阅读期待。双重叙述以福贵第一人称的苦难叙事和死亡叙事为故事的本体,并与“我”进行现实的对话和调侃是第二重叙述,“我”在倾听福贵故事的同时也间或有着情感的共鸣和人生的哲思,苦难死亡的阴霾有了

收稿日期:2013-05-04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乡土文学现代转型研究”(编号:11SB118)。

作者简介:高椿霞(1976-),女,四川康定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乡土文学研究。

些许的消解,曾历经沧海的苦难岁月,如今精神矍铄乐观开朗的老福贵通过他的一生阐释了活着的全部意义,文本叙述者“我”和读者对人生际遇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思考。

《许三观卖血记》作者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传统的全知视角是叙述者讲述他者的故事,一般用第三人称写作,叙述者是站在作品之外指挥和左右着故事进程和人物的命运,叙述者以其冷静客观的冷眼旁观着他的故事,如同说书人一般掌控故事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许三观卖血记》中“由于整个叙事由人物对白来展开,作者和叙述人让位给人物,叙述主体消失在人物的背后,人物成了小说的真正的主人公,不仅仅是叙述的对象,而且是叙述的主体。这样,也就避免了作者过于强大的主观权力对叙事的客观性的干扰。”^[4]余华也曾说:“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5]文本中的许三观是一位生活在底层的平民,城里丝厂的送茧工,他以自己的语言和与别人的对话完成了自己形象的建构和生活的历程,这是一个自我言说的形象,全部的生活都在与家人与他者与自我的语言对话中彰显,在自我主体性的烛照下完成了自我存在的责任义务和价值。许三观既是文本故事的言说对象也是整个故事的叙述主体,许三观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我们在书中感到真实的生活如同自己一样,自己也会遭遇家长里短的事,自己也说过许三观那样的话,惊叹人世生活竟如此碎屑真实也如此撼人心魄。文本将叙述视角让位于人物,还原于生活,如此叙述视角更展示生活的真实,唤起更多情绪的记。

二、平民生存的叙述内容

余华消解了传统乡土叙事的思想启蒙和理性批判,也淡化了乡风民情恬淡自然的描画,而是完全本真的突显普通百姓原生态的生存状态。福贵和许三观所经历的时代大致一样,他们经历抗战、内战、解放、土改、大跃进、文革等历史的变迁,作为社会的个体,他们无助的在时代风雨中蹒跚而行。作为人的个体,他们关心生活的琐碎和家庭的全部,他们无力也无心走到时代的风口浪尖,只求能卑微的活着,他们相信活着是最实在的。按马斯洛的人类生存理论看,吃、穿、住、用、行等生理需要是人生的第一要务,这是所有更高需求的前提和保

障。乡土叙事中的人物都是农民或下层平民,他们更关心的是生理的需要,是与生存需要相连的小家,他们过着琐屑而真实的生活,关心家庭为本位的世界。

《活着》中的福贵为了养家而耕作在地里,土地成了他们生活的根,在土里流血流汗只为一家人能吃饱饭。亲人七次死亡构成了福贵一生的命运,死亡与他如影随形,并压抑着整个文本的基调。父亲被气死、母亲病死、儿子死于抽血过量、女儿死于难产、妻子贫病交加的离开、女婿因工而亡、孙子给撑死,作者用极其冷静客观的零度叙述展示了死亡接踵而至。如此遥远抽象的死亡却是那样真实的近在咫尺,这就是现实的残酷和命运的无情,现实生活也如此而已。福贵只得忍受人生的煎熬和命运的多舛,为活着的人继续活着直到生命的尽头,当福贵埋葬了所有的亲人后,他变得泰然而达观,因为他可以无牵无挂地离开了。人活在世上就注定牵挂一生、操劳一世,福贵就在牵挂操劳中诠释了生活的真谛和活着的理由。著名评论家李星说:“《活着》一书深刻体现了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况。从来没有人把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写得如此真实,在不动声色之处催人泪下。朴实无华的语言,却透出撼人心魄的力度。那正是生活本身的力度。煎熬,麻木,悲哀,忍受,嘲讽,希望,一个历史巨浪中的小人物所经历过的真实生活扑面而来,谁能说得清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6]著名评论家吴松说:“生活本身就是一本真实的书,《活着》这本书给我们讲述了那个年代的故事,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生活。”^[7]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一回农村知道了身子骨结实的男人都去卖血,在他们那地方没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为此许三观和村里的阿方和根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卖血经历,他知道了要先喝水憋尿然后卖血,卖完后吃炒猪肝喝黄酒。第一次许三观因卖血娶了一房漂亮的妻子而欣喜若狂,以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卖血之路。第二次儿子一乐把方木匠家的儿子打伤,这个被自己养了九年却不是自己儿子的一乐让许三观做了九年的乌龟,为此许三观极不情愿的去卖血偿还了一乐打人的医药费;后来为林胖子摔断腿去卖血;因一家人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而让家人吃顿好吃的去卖血;为了一乐二乐在农村的生活他卖血;为了讨好二乐生产队长请客花钱去卖血;最悲凄感人的是为治一乐的病许三观一路隔三差五卖一次血,一路卖血到了上海,有钱治好了一乐;最揪心的是最

后许三观想吃炒猪肝而去为自己卖血时,他已经老的不能卖血而痛哭流涕,生命在不断地给予中衰老,这是人生的悲哀也是生存的悲哀。因为生活吃喝拉撒的琐屑、因为对家庭妻儿的责任义务,许三观只能在面对生活困窘灾难时,一次次的卖血度过窘迫的日子,如此原始却很本真的生活道义诠释了平民生存的全部内容——质朴而琐碎,原始而本真。

三、平民生存的叙事话语

叙事文学中叙事话语已越加凸显其文本特质和作家审美格调,叙事话语已成为叙事文本审美解析的重要表征。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乃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乃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语言人类社会活动才成为可能,人类社会生活才丰富而现实。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也清楚指出,“语言使用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文本生成一种语言就建构了一种生活。在我国乡土叙事中有理性批判的启蒙话语、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田园牧歌的诗性话语和底层生活的平民话语,各种话语与其呈现的生活相得益彰韵味深远。因此,文本语言的建构是叙述者对现实生活的体认和生活话语的艺术加工。

《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主人公的语言就是极具平民底层生活和其朴拙自然的大白话,叙述话语何等琐碎又及其现实。《活着》中老农民福贵以回忆的方式给我讲述他非常实际而真实的生活,文本带有乡间苦难的温情和民间粗鄙的真诚,整个文本弥漫着乡土的气息和纯粹的俗气。当青年福贵挥霍输光了所有的家产后,妻子很平淡的一句话:“只要你以后不赌就好了。”娘说:“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当姐姐凤霞送人后,弟弟有庆痛哭流涕喊到:“我要姐姐,我不上学,我要姐姐……”哭得父母都心理憋屈,爹说:“你哭个屁。”脱了有庆的裤子打屁股。有庆死后福贵将他埋在爹娘坟旁说:“有庆要来了,你们待他好一点,他活着时我对他不好,你们就替我多疼疼他。”文本没有浪漫诗意的话语,也没有伟大崇高的生活哲思。这种还原生活的原态写作是把人物生活本身作为书写的对象,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命的常态,本真原生态的生活语

言为我们展示的就是本真原态的生活,底层平民日子的艰辛,生活的无奈,亲情的温馨,将平民的苦难和日常话语相契合,让平民的痛并快乐的情感力透纸背。我们能看到作者对日常生活和日常话语的原态展示,对底层平民生活的尊重和生命的关照。

《许三观卖血记》中全书弥漫着日常对话的繁琐重复和单调,日子像一辆永远没有终点的列车,生活则像车轮,循环往复地唱着单调的歌曲。当代作家刘震云曾言:“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1]许三观繁琐平庸重复的凡俗生活,就彰显在他日常重复性的卖血经历和重复的叙述话语。当他第一次卖血后,阿方对跑堂的喊道:“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给我温一温。”根龙也喊道:“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我的黄酒也温一温。”许三观也学他们的样子喊道:“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简单重复而略显啰嗦的语言使三人得意和喜悦的神气溢于言表,生活不都是浓墨重彩激情岁月,而是平庸带着温暖。许玉兰一不顺心就坐在大门槛哭撒泼,一次,一乐、二乐、三乐听到母亲哭诉,就跑到母亲面前。一乐说:“妈,你别哭了,你回到屋里去。”二乐说:“妈,你别哭了,你为什么哭?”三乐说:“妈,你别哭了,何小勇是谁?”邻居也走了过来说:“许玉兰,你别哭了,你会伤身体的……许玉兰,你为什么哭?你哭什么?”生活的无奈无趣都在许玉兰的哭声中穿透了读者的内心,读者为之而动容,为生活而扼腕叹息。当许三观过生日时用嘴给孩子们炒了三次红烧肉的重复叙述,既呈现了生活的苦难也展示了底层平民辛酸而温情的生活样态。重复而散漫的语言,更多地保留了生活的本色,生活的琐屑在重复演绎,日子的艰辛被反复品味。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繁琐重复的话语在文本中俯拾皆是,文本大白话的语言被重复的唠叨,内容在重复中加重了生活的质感,生活在重复中加重了日子的苦涩,日子的重复直逼生存的艰辛和生活的真实。重复叙事与重复话语也成了作者余华平民生存叙事的重要叙事策略。

余华以民间立场的人文关怀,对民间生活的本相和平民生存的原态做了零距离的关照和品味,形成了他客观、真实、琐屑的平民生存叙事。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2]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4] 张闳.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问题[J]. 当代作家评论,1997,2.
- [5]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文版自序)[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 [6][7] 张玉斌,王晶.一生必读的60本书[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 [8] 刘震云. 磨损与丧失—《一地鸡毛》创作谈[J]. 中篇小说选刊,1991,2.

The Narration about the True Civilian Life in the Native Literature
 ——Take Two Books, "Alive" and "the Blood-selling Legend of Xu Sanguan",
 of Yu Hua as Examples

GAO Chun-xia

(The Chines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Yu Hua adheres to people-oriented native narr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native novels, "Alive" and "the Blood-selling Legend of Xu Sanguan", of Yu Hua will be regarded as text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narrative visual angle, narrative content, and narrative utterance of civilian lif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how the narration about the true civilian life in the native literature reconstructed.

Key words: Yu Hua; "Alive"; "The Blood-selling Legend of Xu Sanguan"; Narrative Visual Angle; Narrative Content; Narrative Uttera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2页)

研究李白行为文化,既是传承李白精神文化的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提高国人的文明程度,使之与新的大国相匹配。在精神

文明建设中,如何结合李白行为文化,来改变天府之国优越环境下形成的懒惰、摆阔、好高骛远等不良行为习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3][5] 李晓东.李白文化传承的一面旗——专家学者眼中的李白文化李白精神及其传承[N].光明日报,2012/8/23(16).
- [2][唐]李白着.[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97:1423.
- [4] 甘成英,毛晓红.四川江油李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及其体验经济研究[J/OL].中华李白文化网 <http://www.zhlbwh.com/zcms/wwwroot/zhlbwh/html/lwjc/249429.shtml>
- [6] 蒋志.李白与地域文化[M].巴蜀书社,2011:248.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Tendency of the Study on Libai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Jiangyou—Libai's Hometown

TANG Zhi-bin

(Sichuan Preschool Educators' College, Jianyou, Sichuan 621709)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n Libai, this paper,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focused on the top urgency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udy. Starting from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e study on Libai, the author has discussed the main contents — material culture of Libai, spiritual culture of Libai, institutional culture of Libai and behavioral culture of Libai —which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bai culture. The author also has predicted the tendency of the study on Libai. This paper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Libai,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bai Cultur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Tendency

(责任编辑:张俊之)